



爱“问事儿”的姥姥

■ 五月桐

我的姥姥离世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却仍然不时想起她。

1987年,我出生在鲁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孩提时代起,我和姐姐就经常一起走着去姥姥家“串门”。

姥姥家距我家大概有3公里。那时候,农村地区到处都是土路,沥青路还很少。家里虽有几辆自行车,但是我们更喜欢走着去,似乎这样更有乐趣。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走在乡间小道上,路旁是两排白杨树,上面趴着很多个头儿较小的知了。我张开手慢慢靠近它们,然后猛地一叩,知了便被捉住了。然后,我拿起它的一扇翅膀,另外一扇翅膀便“哗啦啦”扇动起来,一股凉风迎面而来,很是惬意。当然,这些知了最后都被放生了。

记忆里的夏天,几乎每次走到姥姥家,都能看到她在大门旁边那棵梧

桐树下乘凉。见到我和姐姐,她总是会欣喜地喊道,“妮儿,小儿,恁咋走着来啦,快进屋。”走到院里,姥爷这时候也闻声出门相迎,我和姐姐一边叽叽喳喳讲述着路上的趣事,一边随姥姥、姥爷进了屋。

姥姥的房屋是过去鲁西南农村常见的“金镶玉”,住起来冬暖夏凉,就算是酷暑,一台小风扇就足以让人感到清凉。我和姐姐尚未坐好,姥姥就去院子里的手拉井那儿洗西瓜去了。洗好后,她切下西瓜的小尾巴,擦一擦刀,然后给我和姐姐切瓜吃。“吃吧,前两天刚换的,一斤二两麦子换一斤西瓜,还挺甜嘞。”我和姐姐赶紧各自拿起一块瓜往嘴里送——啊!真甜!

等到我和姐姐吃得差不多了,姥姥就开始“问事儿”了,她问得很细,就像搜集“情报”一样。“小儿,恁娘她在家忙啥

嘞?她咋没跟恁一块来呢?”“妮儿,恁爸还在北京打工吧,这几天给家里打电话喽不?”“家里的猪卖了没?现在多沉啦?”

“情报”收集得差不多了以后,她又问我:“小儿,恁拿来的这鸡蛋是家里的啥鸡下的呀?”彼时年幼的我不知道怎么作答,想起家里大公鸡不久前刚啄了我的额头,就随口说了句:是家里的大公鸡下的。姥姥听了,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工作后,每次去看望姥姥,她都会拉着我的手,像从前一样“问事儿”:在哪里工作?平时忙不忙?谈对象了没有?在家待几天?那时候,她的眼睛已经有些花了,但是一听到有人喊姥姥,她就知道是我来了,说:“俺小儿来了,快过来坐。”

结婚后,因为各种原因,去姥姥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她身体也越发不如以

前,到后来,就只能常年卧床了。好在姥爷把她照顾得非常好,我们倒也没有太挂心。

2020年国庆节,我和妻子去看望姥姥,此时躺在床上的她已经瘦得厉害,并且呼吸急促。在一旁坐着的舅舅叹了口气,轻声对我说,“华儿,你姥姥‘倒气’嘞,该走了。”看到我坐到身后,姥姥的眼神似乎有了亮光,我便摇床让姥姥坐了起来。“姥姥,我是华儿,我来看你来了。”姥姥便一直盯着我看,嘴巴张得很大,似乎想说什么,又无法言语。我转过身,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晚上,还没吃完晚饭,舅舅就给母亲打来电话:二妹,咱娘走了。

那一刻,我知道,那些和姥姥有关的、充满着爱和欣喜的闪亮的夏日,那个爱“问事儿”的姥姥,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姥姥,我想您……

诗和远方就在家乡

把中年焙成一尊青花(外一首)

■ 翠薇

历经风雨洞察世事,远离轻狂和浮躁
中年,把自己焙成一尊青花
圆润、平和,用温润转动湿润的时光

有一些愿望,如天边的地平线
也许终生遥不可及
不抱怨不诉苦,挑拣出生活路上的枯枝败叶
还是对明天热爱有加

有的风南来,有的雨北往
在风雨的缝隙中,我自由抽身
学会不动声色,心领神会
在庸常和琐碎里捏住坚强
在日子的光斑上插针,栽花种绿
捕捉日子深处的明亮和香气

守住内心的柔软
扶着阳光,并让阳光照见中年
——青花釉质的光泽

我正穿越新鲜的湖水和晨光

前方绿森林,有枣枝红,有松木香
有待开的蓓蕾
转弯处玉兰高贵,花蕊里住满甜蜜
我学着花朵,突然身轻如燕

背阴处也是新芽生发,蓬勃盎然
连枯草都焕然一新
蜻蜓低飞,掠过水面的光芒
迷醉的事物
印在心里,继续抽枝长叶
一群儿童伸展双臂,向前飞跑
我认定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是从前的我

春夏秋冬依次而过
一路的遇见令我从容和安详
时光的浮尘在身后腾起,又落下
被层层风景浸染,然后刷新
人间繁盛,我正穿越新鲜的湖水和晨光

来板水豆腐

■ 刘国瑞

“卖——豆腐嘞,水——豆腐嘞……”一声长长的吆喝,伴随着有节奏的梆子声,响彻在临清黎明的天空。因此,有人说,临清的清晨是从一声吆喝中开始的。叫卖声,吸引了早起的人们闻声而来,“师傅,来板豆腐……”

水豆腐不论斤按两,论板。卖豆腐的师傅将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约30厘米长的木板上,豆腐刀在水汪汪、嫩生生的豆腐上轻轻划几下,瞬间豆腐变成麻将块大小。四周顿时响起一阵阵“呼噜呼噜”的吸溜声。人们一边闻着豆香,一边将嫩如膏脂的豆腐吸进嘴里。嘴快的人吃完一板,马上伸手再要第二板。豆腐入口即化,满口留香。大清早,喝一板水汪汪、热乎乎、颤悠悠、滑嫩嫩的豆腐,饱了肚子,暖了身子,人立马提起了精神。

水豆腐,是临清的特色小吃,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凌晨4点,临清城还未苏醒,大多数人还都在睡梦中,做豆腐的师傅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忙碌。水豆腐制作挑剔,必须选上好黄

豆。将浸泡好的颗粒饱满的黄豆倒进磨浆机,豆浆和豆渣分别从两头流出。把原浆倒入铁锅,点燃柴火慢慢熬至煮开,渐渐地,豆香气飘满了整个小屋,雾气弥漫中,一大锅传统意义上的豆浆便做好了。

师傅不住地用铁勺搅动着豆浆,大约熬制一个小时,便开始“点”豆腐。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逐渐停止沸腾,师傅将满满一碗卤水缓缓倒入豆浆,盖上木质锅盖。5分钟后,奇迹发生,豆浆凝成块,抱成团,成了豆腐脑。

将豆腐脑舀满铺好纱布的模架内,用纱布叠包,压上两块临清大城砖,多余的水分便慢慢沥了出来。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股浓郁温热的豆香扑鼻而来,用手指轻轻一捏,细腻的豆腐水颤颤的,嫩如马奶。在临清,人们不说吃豆腐,而说喝豆腐,就是因为豆腐脂白水嫩,基本不用咀嚼。

相传临清水豆腐起源于明朝。曹州有个秀才进京赶考,带的盘缠到了临清就花光了,只能露宿街头。后来,遇

见了卖水豆腐的“豆腐李”。“豆腐李”见他可怜,就想给他几块豆腐吃,可他身边没有碗也没有茶缸,就把挡豆腐的小木板撤下来,把几块豆腐放上去用刀切成块,给了穷秀才吃。

后来,秀才考上了状元,当上了朝廷御史。有一年他坐船去南方巡查,路过临清,执意在此停船上岸。州官闻讯,急忙往渡头门口迎接,回衙时,有个卖豆腐的老头儿没来得及回避,被衙役训斥。哪知御史大人掀开轿帘走了过来,恭恭敬敬地作了一揖,“豆腐李”方认出这位大人是当年考生。御史又喝了一次“托板儿豆腐”。从此,这又白又嫩、温热可口的水豆腐便在临清流传开来,并一直沿袭至今。

水豆腐是印在老一辈临清人脑海中的记忆,是青年人喜爱的温暖便捷的快餐。聆听着潺潺的运河流水,喝上一板原汁原味的水豆腐,品味着香气四溢的豆花香,你会陶醉在大运河文化的长廊中,乐不思蜀。

大暑,夏季最后的一个节气,也是最“烤”验人的时期。我儿时的故乡,在大暑后最炎热的一段时间里,正逢上抢收抢种的“双抢”。但无论如何热,人们也会迎“热”而上,坚决完成“双抢”任务。

我那年轻的母亲,忙活了一上午回家,晒红的脸上满是汗水,衣服也湿透了。吃过午饭,稍作休息,又到田里去割禾或插秧。

打稻机隆隆地响着,烫人的阳光持续地“烤”着正在劳作的人们。大家鼓足干劲,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为了防止中暑,每家都准备了金银花甘草凉茶。临近上午11点,姐姐会带上我到田里去送凉茶。满头大汗的叔叔从打谷机上迅捷地下来,他竟然一连喝了五大碗凉茶。不过,他一边喝,却一边出汗,好像那脸上有一个筛子,将喝进去的茶水那时都筛了出来。有时,也会送一个甚至几个西瓜到田边去,切了给大家吃。在矿山里上班的父亲,一下班,也会参与到“双抢”中来。

傍晚,疲惫的父亲走回家,倒一杯米酒,坐到竹椅上,慢慢地喝,母亲会叫我们给他扇蒲扇,那时的父亲好像就是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爷”。

大暑之『烤』

■ 苏作成

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流行语:“雪糕刺客”。“雪糕刺客”为“天价雪糕”的代名词,是指潜藏在冰柜里那些其貌不扬的雪糕,当你拿去付款的时候,会被高出你心理承受能力的价格狠狠刺痛一下。

前不久,我就曾遭遇了“雪糕刺客”。那天几个外甥和侄儿来家里玩,中午我们去外面吃饭。吃完饭出来,经过一家小超市,女儿看到超市门口的冰柜,说很想吃雪糕,于是几个孩子一窝蜂跑了过去。他们在冰柜里翻找一番,各自选了一支雪糕,去结账,8根雪糕160元,平均20元一支雪糕。一支雪糕比一斤猪肉的价格还高,我当时就大吃一惊。

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天气炎热,平常能吃到一根5分钱的冰棍,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那时候的孩子们没有零花钱,跟父母要,常常不能如愿,但又实在顶不住冰棍的诱惑,就对父母死磨硬缠,最后,父母实在被缠得没办法了,就去黑咕隆咚的里屋,拿出来2分钱。2分钱不够买一根冰棍,但可以买辆自行车铃盖的冰糕水,冰糕水也冰凉甜美。

为了吃到垂涎已久的冰棍,我和三哥那些年在麦假里,白天天天去地里捡麦穗,晚上写作业。那时候学校有交麦穗的任务,先把学校分配的任务完成后,再捡来麦穗就用砖头在地上搓,搓去麦壳,拿小麦去换冰棍,一铃盖小麦换一根冰棍。每次吮吸着我们用辛勤汗水换来的甜蜜清凉的冰棍,心里美滋滋甜丝丝的,感觉非常自豪。在麦地里顶着毒辣的太阳捡麦穗,浑身刺挠难受的滋味,被一根清凉的冰棍带来的幸福满足感一扫而空。

那时候就认为,冰棍是夏天的绝配,是每个人都拒绝不了的消暑佳品。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夏天吃雪糕已变成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两元三元买一支雪糕,是多数人对雪糕价格的认知。但被“雪糕刺客”狠狠刺了一下,雪糕吃到嘴里,那滋味不再是清凉与甜蜜。

突然好怀念小时候吃5分钱一根冰棍的夏天,简单纯粹的味道,让那些年的夏天过得快乐满足、清凉无比。

